

第十八回 女學士榮歸驚叔 新媳婦寫書救翁

紅雲頭上，青雲足下，誰不羨逢時。試問雄心口籌大志，愧殺鬚眉士。龍睛燕頰封侯格，未遇有誰知。一朝奮翻，三軍驚咳，方顯是男兒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馮畏天吞噬姪女的聘金，定了媳婦，十分得意。孰知一場出醜，變成惱恨。然打聽得程慕安與待月和好，不說起追討聘金，又十分放心。一逕搬過去住了樂天的宅子花園，現成產業一樣收租放債，仍舊宦家行徑。石秀甫、范雲成做羽翼，包攬詞訟，不論大小事情，投著他無不罄家。凡遇憲臺孛訪，全仗錢神，穩保無恙。訪一次倒加了一道敕，府縣俱置之不問。

一日馮畏天正在大廳上哄聚人眾，講一件人命事。只見兩個公差走進，把手一拱道：「你們好熱鬧聚在一塊兒講些什麼？也該插我一腳兒。」馮畏天認得一個叫日裡鬼，一個叫鐵夜叉。對他道：「二位真是千里眼、順風耳，纔在這裡講和一件小事，你那裡就曉得了，請坐了好講，少不得要到大爺處，批個燒埋的手稟。」兩個公差笑一笑道：「多蒙挈帶我們賺銀子，只是有一言奉告，大爺相請，有什麼話說，就要去的！」馮畏天嚇得面如土色。想道：「不知那個告我。」對公差道：「借簽票一看。」公差道：「簽票是沒有，有個喚單兒在此，硃筆寫著，喚生員馮又敬到衙會話。」馮畏天接來，看了會話，料無大事，把驚魂釋了一半。眾人見公差拘促，一哄兒散了。

馮畏天隨著公差到縣，知縣正未退堂，馮畏天上去行過禮，說道：「蒙老父母呼喚，不知有何賜教？」知縣問道：「你的姪女可知他到那裡去了？」馮畏天道：「前程慕安有拐逃呈詞在老父母案下，老父母差捕快緝獲，至今未有消息，還求老父母嚴飭催緝，以儆風化。」知縣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認定是梅幹拐去的麼？」馮畏天道：「生員焉敢誣陷梅生，污辱先兄的門風。因其托跡為奴，出入庭闈，後又假名仗義，彼此不知去向。這節事難說個無心而遇，道路口碑，如同一轍，生員豈能為之掩飾。恐程慕安不能忘情，還要求老父母進獲正法哩。」知縣道：「好，你說得有條有理，使人著實可信，但是本縣已緝獲消息在此，卻不是梅生拐去，倒是聖上拐去的。」

知縣把驚堂一拍，就變色起來道：「本縣今日請你來，特特與你說知！」馮畏天嚇來像青天裡霹靂打了一下，拜倒在地，求老父母賜教明白。知縣叫門子取京報過來，馮畏天接來觀看，有獻策中選趙英，欽賜閩閣學士。又趙汝愚一本，代陳悃悃，懇待獎以敦風化事，奉旨復姓馮英，准賜榮歸祭葬等語。馮畏天看了，嚇得通身冷汗，滿面紅羞道：「生員不料姪女如此貴顯，求老父母開恩，生員願改過自新，以贖前愆。」知縣道：「好個沒廉恥的生員，令先兄何等高風勁節，遺此菴菴孤女，正該加意撫恤，慎婚擇婿，生死相安。程慕安乃權門俗子，你為何惟利是圖，竟不顧姪女終身大事，反設計糾合狐鼠，肆行搶劫。幸遇俠士救免，落後母女料你好心復熾，那時就之不義，禦之無力，所以有高飛之舉。你又造言生謗，玷污大臣，毀損閩教。若非獻策一舉，則終身幾受不白之污矣。汝真沐猴而冠，人首獸心。本縣撫臨此地，容不得這禽獸在青衿之列。本縣即刻參申學口，先革去衣巾，然後治罪。」馮畏天磕頭如搗蒜，號啕大哭。知縣道：「趕出去！」三兩個皂快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趕了出去。那個日裡鬼，在儀門外叫住馮畏天道：「馮相公燒埋手稟，批准了不曾？」馮畏天也不答應，一逕抱恨歸家。

悶坐了一回，想道：「姪女這等貴顯，榮歸故里，我怎不去趨奉趨奉。倘縣尊果然退了我前程，可以求姪女挽回。一個學士要復叔父的前程難道不能夠。但是我無面目見他奈何？」又轉一想道：「我總推到程慕安身上去，姪女即有仇恨，只好存之心而已，難道出之口，總然出之口，拚我這副有名的馮者臉，只要耐著這遭，此後就好了。」於是一面到墳上去料理造廠斬草等事，一面打聽女學士座船，以便迎接。正是：

具得天生諂媚骨，何須海水洗慚顏。

卻說閩英小姐，欽賜榮歸葬親，一路下來好不顯耀。先到趙汝愚家，扶了母親。趙汝愚齋奉諭葬救命，往維揚進發。離家尚有六、七十里程途，早見馮畏天辦著酒船，遠遠迎接，上了大船與趙汝愚敘禮。一面搬接風酒過舡，口意向嫂子靈柩哭了一回。然後小姐出來見禮，千叔父，萬叔父，比前倍加親熱。那畏天偏偏促促說道：「姪女，程家親事，我心上原不要攀，只因他倚勢強逼，弄出許多周折，虧得姪女聰明，見識賽過鬚眉。今日耀祖揚宗，又是意外之喜，連我做叔叔的有光。」小姐道：「叔父，那已往之事，不必提起。但前蒙義士解救，是晚即同母親遠去，殊犯多露之譏，在叔父豈無疑心。今承天恩澤及枯骨，姪女之孝思盡矣，嫌疑釋矣！」馮畏天道：「我並不知拜趙老先生為義父，嫂嫂身故他鄉。由今追昔，我為叔之罪終身莫贖矣！」小姐道：「叔父何罪，姪女不遵叔命為罪耳。」

說話間，已到揚州界內，馮畏天先到墳上料理，府縣早來迎接。趙汝愚請地理生擇吉定向。布按三司、府縣各廳一應官屆，趨走恐後，至期擺香案，讀敕命、誦祭文，好不忙亂。小姐孝帷中披麻執仗，舉哀答拜，弔送者挨挨擠擠，觀看者人山人海。當時哄傳曠代奇事，無不歎賞。有人編成詞曲，贊揚不已。在下還記得一曲《紅衲襖》道得好：

向只有男子朝聖陳辭，幾曾見女兒獻策丹墀。向只有男子耀祖揚宗，幾曾見女兒祭葬祭口。笑殺那鬚眉不肖子，倒不如粉黛一嬌姿。枉費著千方百計，只道菴菴孤女可欺也，今日裡愧趨迎，惟恐遲。

那些弔送的熱鬧了半日，馮畏天跑得汗流浹背，極力奉承效勞。有人當面譏諷他說道：「畏天，如今令姪女在這裡，何不叫程慕安來娶了去，倒則便當？」畏天只做不知不聞而已。小姐候至吉時，扶柩歸穴，設祭拜奠，哀動旁人。又有人代小姐做個曲兒，也是《紅衲襖》，足見欽動人心到極處。曲云：

徒向著土堆前列酒庖，恨只恨子欲養親不在時。歎娘行拋故園憂憤死。痛殺我冒險行權表孝思。若非是扮男裝拜玉墀，到如今委草莽誰個知？今日裡志酬思報，博得個御酒空斟也。禁不住灑西風，血淚垂。

馮畏天再三留小姐家去，小姐怎肯，就在墓廬歇宿。一夜敲梆擊柝，役從成群。墓傍鄰舍只認是大大官府在此過夜，那知道是嬌滴滴如花似玉一位小姐也。次日纔上船來，趙汝愚在外拜客。只見先有人到船，說老爺不知為甚就娶小姐進京哩，老爺便來也。原來趙汝愚看了京報，曉得梅傲雪平寇奏捷，復命還朝，不勝大喜，要同小姐到京完其姻事，所以急忙促裝。小姐上船，見其

愚來，又不說明為甚事情。小姐因是再到瑩所，拜別了父母。又去別了馮畏天道：「姪女只有『改行從善』四字，贈與叔叔，再無別話。」於是隨了義父進京不題。

再表程松，是日聖上發下三法司審問，不過依附權奸，誣陷無辜，非其主謀。雖行刺徐魁，徐魁未曾被害，情重法輕，擬革職為民。聖旨將程松監候梅幹還朝，審質奏復。於是程松下在刑部牢中。這也是當初陷害了徐魁，今日有此報答。正是佛家的常談說得好：

一報還一報，不差半毫分。

卻說程慕安娶美人，娶了個使女，買舉人反受一番沒趣，好一個風流公子，氣得醜賸不成模樣。又知父親繫獄，舉家悲苦，驚惶無措。慕安忙往都中探望，上下用了使費，放進獄中。只見父親蓬頭垢面，紹紳也變成囚犯，父子抱頭大哭。程慕安問起被罪情由，程松把前年攬撥韓侂胄害他因而得禍的始末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程慕安大驚道：「原來就是梅挺庵之子，這是孩兒的仇人。」程松大驚道：「為何又是你的仇人？」程慕安也把與馮小姐對親，待月代嫁，後來設計圖婚，被梅傲雪搶劫同逃，前前後後，細細說個詳盡。又說：「如今揚州府維揚縣，現差捕快緝獲，爹爹何不借此參他一本：有礙官箴，大干法紀，使他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，豈不好麼？」程松道：「阿呀！你原來不知馮樂天之女，拜了趙汝愚為義父，前聖上招賢試策，他一個小小女子偏是英略驚人，扮作男子獻策起來。聖上獨得意他，賜為閨閣學士。今聖旨復姓榮歸，敕賜葬祭父母，好不榮耀。我因貪他才貌，為你求親，老趙執拗不肯，我暗算薦他出使邊疆。不料恰撞這梅生來，我只道一向真正梅挺庵之子在獄中。不料又有徐魁假代之情，故此認真作假，弄巧成拙。今若再參他搶劫拐逃，並無實據，你的計謀圖婚，倒有證見，豈非吹毛求疵，打草驚蛇，徒供出自己的罪案。總是你命中沒有這樣好媳婦，我只求保全了性命，革職回家，便是天大的造化了。」

程慕安聽說馮小姐這樣才幹勝過男子，暗恨道：「好個才幹，五百兩銀子竟買他不來！」撲簌簌淚如雨點，說道：「爹爹，前日三法司審問，怎樣意思？」程松道：「我已大費囑托，擬個革職為民。但是聖旨把我監候，還要等梅傲雪親質定奪。昨聞他出征有功，不日奏凱還朝。若撞到這個仇人手裡，有什麼好處，欲要預圖個機關，又無門路，只是束手待斃而已。」程慕安呆想一回，對程松道：「孩兒有一條門路，或者可以救得爹爹的性命也未可知。」程松道：「梅傲雪少年英烈，又不貪財，比他父親的抗顏觸奸更加厲害，賄賂是不能動他的。」程慕安道：「孩兒所言門路，不在外求，只在家裡的媳婦，孩兒算來是極的確的好分上。」程松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程慕安道：「如今家裡的媳婦是馮小姐身邊使女，假充小姐嫁來的。當初梅傲雪在他家管園時，一個是園僮，一個是侍女，不相上下，豈無狎昵之私。況替身代嫁，係馮氏有功主人，待孩兒回去把好言奉承，要他寫書求救。或梅傲雪一來感馮氏寄跡之恩，二來前日有解救小姐之義，推愛烏屋，聽信一二，亦未可知。」程松沉吟道：「這個只怕行不得。在當初為同類之人，在今日有雲泥之隔，未免發其隱情反生嗔怪。」又躊躇一回道：「也罷，你去做來。當初緹縈獻書聖上，出了父罪。今日我媳婦移書同寮，解救翁難，即使不聽，亦不至於加罪。你快回去，只要媳婦肯擔當此事，你再為之代筆，須要詞婉情切，不可草率。」程慕安道：「這個倒不消孩兒費心，孩兒時常寫了別字被他笑話。向來文墨之事孩兒倒要就正於彼哩。」程松道：「名將之下必有強人。使女如此，無怪乎小姐之驚動天顏加賞乎牝牡之外也。」

程慕安星夜趕回，對程夫人與待月道：「你道是那個與父親作對？」向待月道：「說來只怕連你也不信哩，就是前日在你家管園的梅傲雪。」待月驚訝道：「我們管園的，先前是個老蒼頭，落後換一個少年男子叫做木榮，並沒有梅什麼。」程慕安道：「啐啐，我說得忒快沒有頭尾了。」遂把梅公子假名托跡避禍，直到出征做官，始末情回略略述了一遍。待月一邊聽，一邊連連點頭，暗喜自己有眼力，原識他不是常人。又問程慕安道：「相公，你可知我家小姐的下落麼？」程慕安又把馮小姐拜趙汝愚為父，扮男獻策，欽賜閨閣學士，榮歸葬祭情由敘述一遍。

待月道：「拜趙老爺是曉得的，那木榮哥也是趙老爺薦來的。如今不料一旦富貴，只怕趙老爺作主要把兩個配合哩。」程慕安道：「這個我不曉得。算來我命裡那能勾配他，一向只管癡心妄想，誰知小姐而兼學士者也。罷罷，還是一心一意與你做夫妻的穩當，只是目下要救爹爹的性命要緊。」程夫人忙問道：「怎生可以救得？」程慕安對待月道：「唯姐姐可以救得。」待月驚訝道：「相公休得取笑，賤妾怎生救得？」程慕安道：「我想當初梅生假名木榮，在你家管園時與你同居幾載，也是同伴兄妹。為此父親叫我星夜趕歸致意姐，憐念翁媳分上，或將舌情告訴，懇求寬宥，則舉家感戴覆庇的了。」待月道：「阿啣啣！若說起木榮哥，不要說奴僕中無此品行，即求之士君子裡邊，也少有這樣端方嚴飭的。管園三年，竟是讀書三年。我們先老爺故此重他。我到園內採花，偶然遇著目不相視，言不妄交。這樣德隆望重，無怪乎一朝榮貴。如今我與他一發天淵之隔了，豈可以草草將書札冒瀆，恐不足取信也。」程慕安道：「我一個縉紳公子，六禮厚重，明媒正聘的小姐，小姐把你代嫁。我如今竟把你當做小姐，則樂天與我豈不是個翁婿？梅生昔日曾受岳父之恩，寧不念舊？只須具白真情，懇求開一面之網。梅生或推烏屋之愛，用情寬宥，保全父親歸來。則一家之福是夫人一人之力主之，此恩此德，可勝道哉。」說罷，竟雙膝跪下。

待月連忙扶起道：「呀！相公尊重些。」程夫人又再三央求，待月弄得沒法，好像也欽賜了學士，登時抬舉起來。罵罵躊躇道：「我出身微賤，無人欽敬，倘借此一舉，或得成功，豈非一生受用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且住。他如今是個顯宦了，怎好輕易寫書？怎樣稱呼呢？」沉吟了一回，對程慕安道：「我有一計在此，管教靈驗。我寫不得書，寫個供狀，供明心跡，然後將老爺、小姐之情，推到我面上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程慕安大喜道：「我說夫人大才，快快打點，我連夜趕去，父親的性命在夫人身上了。」待月進內房，將文房四寶列在前道：「我想女孩兒家要從筆墨中立功的甚是稀少，我雖學不得小姐這樣奇才，或使中書若之力，一旦解圍退敵則成之，見重於程門在此一舉也。」於是染兔毫，走龍蛇，揮成一幅花箋，遞與程慕安讀與程夫人聽。似分明接了赦書，歡喜不盡。正是：

凡人常作等閒看，不道凡人有妙丹，

憑他吳越仇難解，管教一筆變成歡。

待月道：「但此去不可輕舉妄動，就送到梅府去，須要封好著一個當家人先送到趙老爺那邊去。趙老爺自然與小姐看，小姐看了自然在趙老爺面前出力贊襄。有此根腳，那時趙老爺轉送與梅老爺，梅老爺無不聽從矣。」程慕安道：「夫人好智謀，好遇到。大才，大才！」一面謝，一面收入行囊，起身不題。

那邊梅傲雪、孟宗政、徐魁到京。趙汝愚已先到一日，同閨閣學士謝過恩了。梅傲雪、孟宗政、徐魁一同復命，龍顏大喜。聖上賜宴罷，謝恩出朝，就勒轡往雲水庵來，父親靈前拜告一番。徐魁也拜了。轉身到趙汝愚衙裡，彼此敘歡稱賀。百千必說，是夜八開

筵宴。梅傲雪問起馬有德，方知半月前差了江南巡按，出京去了。趙汝愚在席一就說起姻事道：「忝在通家世誼，老夫有一言奉告。」梅傲雪道：「晚姪蒙老伯天高地厚之恩，正恨無可酬報，倘有見教乞賜俯諭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賢姪文武全才，今日功成名遂，可謂忠孝兩盡，誠天下之完人也。但中饋尚虛，速宜受室以全倫理。老夫有一小女頗不粗俗，願奉巾櫛，就煩孟兄執柯，未知臺意若何？」梅傲雪道：「承老伯視姪如子，感恩罔極。又蒙不棄，欲居坦東牀，正可朝夕侍奉。但先人靈柩尚未請旨歸葬，倘邀天恩完了大事自當遵命，願托絲蘿。」趙汝愚大喜，斟上大杯送與孟宗政道：「既承賢姪允諾，先敬孟兄一杯，以此借重。」孟宗政回敬了一杯，各飲至酩酊而散。徐魁自回李煥文家去。梅傲雪、孟宗政俱在趙汝愚書室歇宿。

次日聖旨梅傲雪拜為丞相，孟宗政封護國大將軍，各賜黃金五百兩，綵緞千疋。徐魁隨征有功，授指揮之職。趙汝愚、李煥文俱加爵授賞，各各謝恩。孟將軍教梅丞相把欵賜金緞聘了趙小姐，然後請旨葬親。梅丞相、孟將軍忙亂應酬了數日。一日在趙汝愚家正談及程松繫獄，尚未結罪，只見一個長班進稟程松那邊差人致書老爺。赴汝愚接來卻是一個護封，道：「我與他從沒有書帖往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拆封。書內情由又在下回好看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